



學大明陽立國

電子報專欄

- ▶ 本期摘要
- ▶ 校園焦點
- ▶ 陽明訊息
- ▶ 行政會報
- ▶ 課輔部落格
- ▶ 校園點滴
- ▶ 捐款芳名錄

副刊專欄

- ▶ 山腰電影院
- ▶ 閱讀生活

相簿集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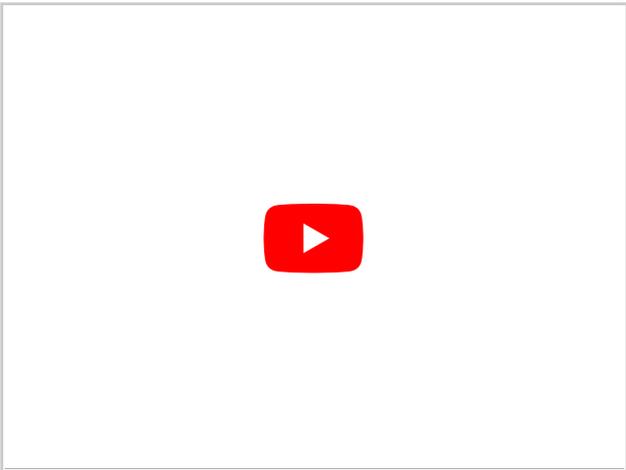
快訊 【校園焦點】校級學術演講：葉金川教授談「我的公衛學思歷程」

山腰電影院

《索爾之子》(Son of Soul)

關於二戰時期納粹集中營的電影很多，但2015年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《索爾之子》，用其獨特的敘事手法與拍攝技巧，頓時讓其他描述集中營的沉重電影都顯得輕盈起來。

《索爾之子》全片幾乎是貼著主角拍攝，那打破人際安全距離的貼身鏡頭，塑造出讓你透不過氣的壓迫感。而出了主角幾公尺外的畫面，全是模糊的失焦處理，給人混亂與焦躁之感。透過鏡頭，我們不易看出場景的全貌，相較之下，是背景的無情聲響，填補我們的駭人想像。這絕不是一趟舒服的觀影經驗，或許，這就是導演的目的吧！他要我們用無法閃躲的不安親身走一趟奧斯威辛，親身感受人間煉獄的模樣。



於是，觀眾就像置身在集中營裡、那些近身跟著主角索爾奔波的人們。索爾是猶太裔的匈牙利人，被抓進集中營後，從事工作隊裡的勞務工作。工作隊要帶其他猶太人到毒氣室，說是要讓他們沐浴，實則用毒氣殺死他們。之後，工作隊還要負責搬運屍體、清理毒氣室。這些工作隊員看似比其他猶太人有權力，但他們知道，遲早他們也會成為那些要被搬走的屍體。工作隊定期更新人員，新隊員就是要負責「清理」這些舊隊員。

所謂的「工作隊」，不過就是走向生命終點前的最後一段路程，但在這人生最後一段路上，成為協助敵人消滅自己同胞的幫手，說來並不光榮，也非一種善終，然而這又能如何？這是他們此時無可擺脫的悲慘宿命！唯一能讓自己活下去的方式，就是讓感覺麻木，讓自己像是沒有情感、沒有思考的工具，才能完成納粹軍官的指令——雖然他們肉體活著，但心裡早已死去！

索爾就這樣如死屍般活著吧，直到有天他見到一名在毒氣室裡尚未斷氣的男孩，竟是自己的兒子！但他也只能眼睜睜看著還有一絲呼吸的孩子，在他眼前吐出生命最後一口氣。電影表達得曖昧，讓我們不確定這是否就是索爾的親生兒子，還是這只是他的幻想。我們的疑惑，也是他身邊人們的疑惑與不解。但無論如何，在索爾的主觀世界裡，他堅信這是事實；他說這不是他太太生的孩子，也許是他外遇對象的小孩。但現在，他一心只想好好替這孩子安葬。他甚至不顧性命安危，到處去找猶太拉比（猶太社會裡的智者、律法教師），希望能找到拉比來誦經，讓孩子得以安息，這是他人生最後的目標了，或許也是在自己生命結束之前，唯一一件有意義的事。

對其他人來說，索爾的舉動極度不合時宜；一旦引起納粹軍官的注意，甚至也會連帶威脅到同伴的生命。有人只希望現在能好好保住小命，但也有人密謀起義，想要為被囚的人生找到一條活路，但這些都不是索爾的目標了；在人生的最後，他只想為愛而活。因為愛，他停止原本如機械般無意義的生命困境；因為愛，他生出行動，想在毫無人性之處，奮力為人性保留一絲空間。

雖然索爾是想幫男孩善終，但說來，他也是在為自己善終。如果那個男孩是他外遇的孩子，那他正企圖為自己過去的人生做些修補。如果那個男孩不是他的孩子，他也試圖展現人類該有的悲憫，為自己的人生留下最後的註解。

雖然最後找到的拉比不但念不出禱文，中途還落跑離去；男孩無法入土為安，屍體甚至落水而隨流水遠去，索爾奔走的目標沒有完成。但電影最後，他從門外瞥見了一個小男孩，眾人都沒發現，只有索爾看見——索爾笑了，雖然那是他人生最後的笑容，卻也是整部電影最後給出的暖意。但更教人唏噓的是，他用笑面對世界，但世界的惡與暴力，仍奪走了他想給出的美麗。

他想活出的是愛，但我們聽見的卻是森林裡傳來無情槍砲的回聲。

電影讓我們親身經歷慘絕人寰的地獄，看見人類歷史中那頁無法撕去的悲劇。但也透過索爾的行動，讓我們思考：在生命的絕境，我們會如何面對自己人生的終局？愛，在這個時候，會帶我們走向哪裡？

〈文 / 黃柏威 諮商心理師〉



每週三晚上六點半，與您相約在山腰大廳一起來嗶電影

活動詳情與缺勤活動可臉書搜尋：國立陽明心理諮商中心【山腰電影院】

映後會有專業心理師與您一同探索電影世界的奧妙！

[\[←\] 回上一頁](#)

[\[◎\] 回到首頁](#)

[\[↑\] 回到最上](#)

COPYRIGHT © 2010 NATIONAL YANG-MI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立陽明大學版權所有，未經同意，請勿轉載

[關於電子報](#) | [訂閱電子報](#) | [聯絡編輯小組](#) | [友站連結](#) | [上期電子報](#)

發行人：高闊仙 總編輯：王瑞瑤 執行編輯：彭琬玲 網頁維護：凱笛資訊

